



【他山之石】

世界秩序的變化-中美關係與戰爭

--雷達裏奧（譯者：李正）



【他山之石】雷達裏奧 世界秩序的變化 (8) 中美關係與戰爭

9 月 26 日

--編譯：李正

前言

在這一章中，我將探討美中兩國目前所處的立場，以及處于這些立場對美中關係意味著什麼。因為美中兩國目前在很多領域都是競爭對手，他們在這些領域都處于“衝突”或“戰爭”之中，所以我們將研究這些領域的狀況。因為在很大程度上，我們將看到的只是新舊衝突的新版本（例如，經典技術戰爭中的新技術，經典軍事戰爭中的新武器等），我們將在歷史上反復發生的事情的背景下，以我們從研究這些案例中所學到的永恒和普遍的原則來看待這些問題。雖然我將研究人們可能會考慮的各種可能性，但我會在不深入瞭解未來的情況下這樣做。我將在本書的最後一章“未來”中這樣做。在這一章中，我還將從僅僅傳達事實到分享觀點（即分享我不確定的猜測）。

我將首先介紹我關於社會關係的三條原則，這些原則涵蓋人與人之間、組織與組織之間的所有關係，包括美中關係。就像我的其他原則一樣，你可以選擇接受或不接受它們。它們是我所觀察到的事實，並為我所用。如果你不感興趣，可以跳過它們。

我認為與**美中關係的主要原則**是：

- ≥ 一段關係中的雙方可以選擇是建立雙贏的合作競爭關係還是雙輸的相互威脅的關係，儘管這需要雙方就他們將擁有何種類型的關係達成一致。如果他們選擇建立一種主要是雙贏的合作競爭關係，他們會考慮到對另一方真正重要的東西，並試圖給予對方以回報。在這種雙贏的關係中，他們可以在尊重和體諒的情況下進行艱難的談判，就像兩個友好的商人在集市上競爭，或者在奧運會上競爭的兩個友好團隊。如果他們選擇了一種兩敗俱傷的相互威脅的關係，他們會主要考慮如何傷害對方，

希望以此迫使對方陷入恐懼的境地，從而得到他們想要的東西。在這種兩敗俱傷的關係中，他們將面臨比富有成效的交流更具破壞性的戰爭。歷史已經表明，小規模的戰爭可以超越任何人的控制，演變成比選擇戰爭的領導人當時想像的還要糟糕得多的大規模戰爭。因此，幾乎所有兩方都希望他們選擇第一條道路。任何一方也可以將第二條路徑強加于另一條路徑，

而這需要雙方遵循第一條路徑。在所有政黨的心裏，不管他們選擇哪條道路，都應該是他們的相對權力。在第一種情況下，當事方應該意識到對方可以對他們施加什麼樣的壓力，并在不過分衝動的情況下提高自己的所得；而在第二種情況下，雙方應認識到，權力的定義取決於承受痛苦的相對能力和施加痛苦的相對能力。當不清楚任何一方有多少權力獎懲施加于另一方時，第一條道路是更安全的途徑，因為雙方如何傷害對方存在很大的不確定性。另一方面，第二條道路肯定會清楚地表明，在戰爭的地獄結束後，有很明確的界限哪個國家是主導，哪一方必須服從。這就引出了我的主要原則。

我關於**權力**的主要原則是：

- ≥ 擁有權力，尊重權力，明智地使用權力。擁有權力是件好事，因為權力總是能戰勝協議、規則和法律。這是因為，當推波助瀾之時，那些既有權執行其對規則和法律的解釋，又有權推翻規則和法律的人將得到他們想要的。使用權力的順序如下。當出現分歧時，有分歧的一方將首先嘗試解決這些分歧，而不必訴諸規則/法律，試圖就自己的目的讓其他人對自己達成一致。如果這不起作用，他們將嘗試使用他們同意遵守的協議/規則/法律。如果這不起作用，那些想得到他們想要的而不是他們尊重規則的人將訴諸于使用他們的權力。當一方訴諸權力，而爭端中的另一方沒有被全力威嚇所屈服，就會發生戰爭。戰爭是對相對力量的考驗。戰爭可以是全面的，也可以被遏制。在任何一種情況下，戰爭都將是決定誰能得到什麼的一切。一場戰爭通常會確立一方的霸權地位，隨後將是和平，因為沒有人願意與明顯最強大的實體作戰，直到這個實體不再是最強大的實體。到那時，這種動態將再次開始。尊重權力是很重要的，因為打一場將要失敗的戰爭是不明智的。最好協商可能的最佳解決方案（即除非一個人想成為烈士，這通常是出于愚蠢的自我考慮，而不是出于明智的戰略原因）。明智地使用權力也很重要。明智地使用權力並不一定意味著強迫別人給你想要的東西，即欺負他們。它包括認識到慷慨和信任是產生雙贏關係的强大力量，這種關係比雙輸關係的回報要多得多。換言之，通常情況下，使用自己的“硬實力”不是最佳途徑，而使用自己的“軟實力”更可取。如果一個人處於一種雙輸的關係中，他必須以某種方式擺脫這種關係，很可能是通過分開（Separation），儘管可能是通過戰爭。要明智地處理自己的權力，通常最好不要表現出來，因為這通常會導致他人感到受到威脅，並建立起自己的反威脅能力，這將導致一種相互威脅的關係。權力通常是最好的處理像一把隱藏的刀，它可以在戰鬥中被帶出來。但有些時候，當互相威脅達到一定程度的時候，展示自己的威脅使用它，對提高談判地位和防止爭吵最有效。瞭解對方最重要和最不重要的是什麼，特別是他們願意和不願意為

什麼而戰鬥，以及他們將如何戰鬥。通過觀察他們之間的關係類型和他們過去使用權力的方式，想像他們要追求什麼，並通過反復試驗來檢驗他們，這是最好的發現。有時，相互測試底限會導致針鋒相對的升級，危險地使雙方陷入兩難境地，不得不在戰鬥和虛張聲勢之間作出選擇。不斷升級的針鋒相對的戰爭往往會使衝突超出任何一方合乎邏輯的期望。知道力量的平衡點在哪裏，也就是說，知道誰會在一場戰鬥中得到什麼和失去什麼應該時刻牢記在心，因為這基本上實現雙方的均衡。當雙方考慮什麼是“公平”解決爭端時，就像在考慮法庭上的鬥爭會導致什麼結果一樣談判協議的條款應該是什麼。雖然擁有權力通常是明智的，但不擁有不需要的權力也是明智的。這是因為不需要的權力的維持需要消耗資源，最重要的是你的時間和金錢。權力帶來了責任的負擔。雖然大多數人認為擁有大量的權力是最好的，但我經常被一些不那麼有權勢的人相對於更有權勢的人有更多的幸福而感到震驚。在思考如何明智地使用權力時，思考何時達成協議、何時抗爭也很重要。要做到這一點，重要的是要想像一個人的力量會隨著時間的推移而發生變化。當一個人的權力最大時，使用自己的權力來談判協議、執行協議或打仗是可取的。這就意味著，如果一個人的相對力量在下降，那麼就應該儘早戰鬥，如果相對力量上升，則應該推遲戰鬥。當然，也有一些時候，戰爭是合乎邏輯和必要的，以保持或得到所需的。這就引出了我關於戰爭的主要原則。

我關於**戰爭**的主要原則是：

- 當兩個相互競爭的實體擁有可比的權力，其中包括摧毀另一個的權力，那麼致命的戰爭風險就很高，除非雙方都非常相信自己不會受到對方不可接受的傷害或殺害。想像一下，你正在和一個既可以與你合作，也可以殺死你的人打交道，你既可以與他們合作，也可以殺死他們，但你倆都不知道對方會怎麼做。你會怎麼做？即使你和你的對手最好的辦法就是合作，但合乎邏輯的做法是在被對方殺死之前先殺了對方。那是因為生存是最重要的，你不知道他們是否會殺了你。但是你知道，在你殺他們之前，他們把你殺掉符合他們的利益。在博弈論中，處於這種狀態被稱為“囚徒困境”，這就是為什麼為了避免致命的戰爭，有必要建立相互保證的保護機制，以防止對手可能對彼此造成的傷害。建立利益和依賴的交換，認識戰爭會造成不可容忍的損失，會促進更良好的關係。

因為：

- a) 大多數戰爭發生在不清楚哪一方最強大的時候，所以結果是不確定的；
- b) 戰爭的代價是巨大的；

c) 失敗的戰爭是毀滅性的，它們是極其危險的，只有在有信心你不會遭受不可接受的損失的情況下，才必須參加戰爭，所以你必須認真考慮到底要爲什麼而戰。

雖然我在這一章主要關注美中關係，但我們和全球決策者正在玩的遊戲就像一場多維棋局，需要每個棋手考慮許多同樣在博弈的關鍵參與者（即國家）的許多立場和可能的舉措，其中每一個參與者都有廣泛的一系列的考慮因素（經濟、政治、軍事等）。他們必須權衡，使他們的行動順利。例如，現在參與這場多邊博弈的其他相關參與者，包括俄羅斯、日本、印度、其他亞洲國家、澳大利亞和歐洲國家，它們都有許多因素來考慮決定它們的行動。從我參與的遊戲，即全球宏觀投資，我知道爲了做出成功的決定，同時考慮所有相關因素是多麼複雜。我也知道我所做的決定並不像那些掌權者所做的那樣複雜，我知道我無法獲得像他們所擁有的那樣好的信息，所以如果我絕不認爲我比他們更瞭解正在發生的事情以及如何最好地處理它。出于這些原因，我謙虛地提出我的觀點。帶著這種模稜兩可的話，我將告訴你們，在這些戰爭的背景下，我是如何看待美中關係和世界形勢的，我將誠實的展現我的觀點。

美國人和中國人的處境

在我看來，命運和它的大周期表現使這兩個國家及其領導人處於現在的位置。它帶領美國經歷了一個各因素相互促進的成功大循環，導致了過度行爲，導致了許多領域的衰弱。同樣，他們也導致中國經歷了大周期的衰退，這導致了難以忍受的惡劣條件，導致了革命性的變化，並導致了中國現在所處的上升趨勢。

例如，命運和巨額債務周期導致美國現在發現自己正處於長期債務周期的後周期階段，在這個階段，美國債務過多，需要迅速產生更多的債務，它不能用硬通貨來償還債務，所以它不得不用經典的後周期方法 - 印刷貨幣，將債務貨幣化，爲政府赤字提供資金。具有諷刺意味的是，處於這種不利地位是美國的成功導致這些過度行爲的後果。例如，正是由于美國在全球的巨大成功，美元成爲了世界上的主要儲備貨幣，這使得美國人可以向世界其他國家（包括中國）過度借貸。這使美國處於一個脆弱的地位，欠其他國家（包括中國）大量的錢，而這也使美國陷入了欠其他國家（包括中國）很多錢的境地。這些處於脆弱地位的其他國家持有一個過度負債國家的債務，這個國家正在迅速增加其債務並將其貨幣化，並且向持有債務的國家支付顯著的負實際利率。換言之，正是因爲傳統的儲備貨幣周期，中國想在世界儲備貨幣中存很多錢，這導致它向那些想借那麼多錢的美國人放貸，這使得中國人和美國人在這些戰爭進行時陷入了這種尷尬的債主-債權關係。

命運和財富周期的運作方式，特別是在資本主義時代，導致了激勵措施和資源的到位，促使美國人取得了巨大的進步和財富，最終導致了巨大的財富差距，這些差距正在引發衝突，威脅著國內秩序，威脅著美國所需的生產力保持健壯。在中國，正是由於債務和貨幣疲軟、內部衝突和與外國勢力的衝突而導致中國經濟大周期衰退的典型原因，而美國在崛起的同時，也正是這些可怕條件的極端化，最終導致了革命性的變化創造激勵機制和市場/資本主義方法，使中國取得了巨大的進步，創造了巨大的財富，中國越來越關注巨大的貧富差距，這是可以理解的。

同樣的，命運和全球權力循環的運作方式也讓美國陷入了一個不幸的境地，不得不在 a) 為捍衛自己的地位和現有的世界秩序而戰和 b) 退出全球地位，之間做出選擇。例如，正是因為美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贏得了太平洋戰爭，是美國，而不是任何其他國家，將不得不在以下兩個選擇中作出選擇：1. 保衛臺灣，一個大多數美國人不知道它在世界上的什麼地方，也不會拼出它的名字；2. 撤退。正是因為這樣的命運和全球權力循環機制，美國現在在 70 多個國家建立了軍事基地，以捍衛其世界秩序，儘管這樣做是不經濟的。

歷史表明，所有國家的成功都取決於維持不斷加强的力量，並不產生導致其衰落的過度行為。真正非常成功的公司也只有 200-300 年的歷史。沒有人能永遠做到成功。

到目前為止，在這本書中，我們回顧了過去 500 年的歷史，特別是荷蘭、英國和美國儲備貨幣帝國的興衰周期，以及中國王朝的最後 1400 年，這些回顧後，把我們帶到了現在。我們的目標是把我們放在讓我們所在的大故事的背景中，並看到事情如何運作的因果模式，以便我們能夠更好地看待我們所處的位置。現在我們需要更詳細地瞭解我們的情況，希望不要忽視這一大局。當美國開始下滑的時候，這些小事情，如 Tiktok，華為，香港制裁，關閉領事館，戰列艦移動到臺灣，空前的貨幣政策，政治鬥爭，社會衝突，以及其他許多將開始顯得影響更大。我們將發現自己在暴風雪中，每天都向我們襲來。每一個都需要長篇的討論，但我不打算在這裏做。我會談一些主要的問題。

歷史告訴我們，有五種主要類型的戰爭需要考慮：1) 貿易/經濟戰爭，2) 技術戰爭，3) 地緣政治戰爭，4) 資本戰爭，5) 軍事戰爭。雖然所有明智的人都希望這些“戰爭”不會發生，而是在這些地方產生合作。但我們必須實事求是地認識到這些戰爭威脅的存在，我們應該利用歷史上的案例和我們對實際發展的理解來思考下一步最有可能發生的事情以及如何處理好。我們現在看到他們在不同程度的遊戲中出現。它們不應被誤認為是個別衝突，而應被視為相互關聯的衝突，是一個更大的不斷演變的衝突的延伸。在觀察衝突發生的過程中，我們需要觀察並試圖理解雙方的戰略目標，例如，他們是在試圖加速一場衝突（一些美國人認為這

對美國最有利，因為時間在中國這邊，因為中國的實力正以更快的速度增長），還是他們在試圖緩和衝突（因為他們相信衝突會加速）如果沒有戰爭會更好嗎？為了防止衝突升級失控，兩國領導人必須清楚地知道“紅綫”和“跳閘綫”是什麼，標志著衝突嚴重性的變化。現在讓我們來看看這些戰爭，從歷史的教訓和它們提供的原則的角度來分析。

貿易/經濟戰爭

就像所有的戰爭一樣，貿易戰可以從一場禮貌的爭論變成一場危及生存的戰爭，這取決於戰鬥人員想走多遠。

到目前為止，我們還沒有看到美中貿易戰走得很遠-它只包括經典的關稅和進口限制，這讓人想起我們在其他類似衝突時期反復看到的關稅和進口限制（例如1930年的《斯穆特-霍利關稅法》the Smoot-Hawley Tariff Act of 1930）。我們看到，貿易談判及其所取得的成就反映在一項非常有限的第一階段貿易協定中，該協定正處於初期階段，目前正在初步執行。正如我們所看到的，這次“談判”是為了考驗彼此的權力，而不是指望全球法律和法官（如世界貿易組織）來達成公平的解決方案。也就是說，通過力量測試，來決定貿易戰爭將如何進行。最大的問題是，這些權力測試將走多遠，將採取何種形式。

除了貿易爭端，美國對中國處理經濟問題的方式還有三大經濟批評：

1. 中國政府奉行一系列不斷演變的干預政策和做法，旨在限制進口商品、服務和企業的市場准入，從而通過製造不公平的做法來保護國內產業。
2. 中國政府為中國工業提供了大量的政府指導、資源和監管支持，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包括旨在從外國公司獲取先進技術的政策，尤其是在敏感行業。
3. 中國人正在竊取知識產權，其中一些被認為是國家資助的，而另一些則被認為不在政府的直接控制之下。

一般來說，美國對這些事情的反應既有試圖改變中國人正在做的事情（例如，讓他們向美國人開放市場），也有對自己的做法（對中國人關閉美國市場）。美國人不會承認做了與中國所做的同樣事情（例如，獲取知識產權），就像中國人不會承認一樣，因為承認做這些事情的公關成本太高了。當他們尋找自己事業的支持者時，所有的領導人都希望自己看起來像是軍隊的領導人，他們在為正義而戰，而邪惡的軍隊却在做壞事。這就是為什麼我們聽到雙方指責對方在做壞事，而沒有披露他們正在做的類似事情。

作為一個原則…

當事情進展順利時，很容易保持在道德高地。然而，當戰鬥變得艱難時，就更容易為之前被認為不道德的行為辯護（儘管不是稱之為不道德，而是稱之為道德行為）。隨著鬥爭變得更加激烈，在理想主義描述正在做的事情（這有利于國內的公共關係）和為贏得勝利而做的實際事情之間出現了兩極分化。這是因為在戰爭中，領導人想讓他們的選民相信“我們是好人，他們是邪惡的”，因為這是爭取人民支持的最有效方式。在某些情況下，他們願意為這一事業殺人或犧牲。雖然這是真的，但如果一個務實的領導者解釋說“戰爭中沒有法律”，而不是人們強加給自己的道德法則，這樣很難激起民衆的情緒，“我們必須遵守他們所遵循的規則，否則我們將愚蠢地用一隻手在背後自欺欺人地戰鬥”

關於貿易戰，我相信我們已經看到了我們能看到的最好的貿易協定，而且這場戰爭惡化的風險大於它改善的可能性。而且，我們不會看到任何條約或關稅的變化，因為所有的貿易談判都要等到美國總統大選後才開始。除了選舉之外，很大程度上取決於誰獲勝以及他們將如何處理這場衝突。這將對美國人和中國人如何應對正在展開的大周期命運產生重大影響。從目前的情況來看，美國兩黨唯一達成共識的就是對中國採取強硬態度。中國人對鷹派的態度有多強硬，這種態度到底是如何表達和反應的，現在還不得而知。

這場貿易戰爭可能會如何惡化？

傳統上，貿易/經濟戰爭中最危險的部分是各國切斷另一方的基本進口（例如，中國切斷了美國生產大量高科技產品、汽車發動機和國防系統所需的稀土元素，美國切斷了中國的基本技術）和/或從其他國家進口基本產品（例如，美國切斷了中國從臺灣進口半導體的供應，來自中東或俄羅斯的原油，或澳大利亞的金屬——就像美國切斷對日本的石油供應一樣。這是隨後軍事戰爭的一個短期領先指標。到目前為止，我們還沒有看到這種情況，儘管我們已經看到現在有朝這個方向的動向。我並不是說有可能採取這樣的行動，但我想明確的是，切斷任何一方重要進口的舉措都將標志著一場重大升級，可能導致更嚴重的衝突。如果不這樣的話，國際收支的演變將走上正常的道路，因此國際收支平衡將主要根據各國不斷演變的競爭力而演變。

基於這些原因，兩國，特別是中國，正在轉向更多的國內生產和“脫鉤”。正如習主席所說，世界正在“經歷一個世紀以來從未有過的變化”，“在當前保護主義抬頭、世界經濟低迷、全球市場萎縮的外部環境下，[中國]必須充分發揮國內超大規模市場的優勢，“在過去的 40 年裏，它獲得了這樣做的能力。今後五年，我們應該看到兩國更加獨立。

很明顯，在未來 5-10 年內，中國減少可以切斷的依賴的速度將大大超過美國。

技術戰爭

技術戰是比貿易戰嚴重得多的戰爭，因為誰贏了技術戰，誰就可能贏得經濟戰和軍事戰。美國和中國現在是世界大型科技行業的主導者，而這些大型科技行業則是未來的產業。中國的科技產業在國內迅速發展，為中國人服務，並成為世界市場的競爭對手。與此同時，中國仍然高度依賴美國和其他國家的技術（如臺灣的半導體芯片）。這使得美國很容易受到中國技術日益發展和競爭的影響，也使中國人很容易受到與美國或非美國的核心技術斷絕聯繫的影響。

美國現在似乎總體上擁有更強大的技術能力，儘管其技術類型各不相同，而且美國正在失去領先地位。例如，雖然美國在先進的人工智能發展方面領先，但在 5G 方面却落後。作為對這一領先地位的不完美反映，美國科技公司的市場資本總額約為中國的兩倍，而中國的份額增長速度快於美國的份額。這一計算低估了中國的相對實力，因為它不包括一些大型私營企業（如華為和螞蟻金服）和非企業（即政府）的技術開發能力，它們在中國比在美國的規模更大。如今，中國最大的上市科技公司（阿里巴巴和騰訊）已經是全球第五和第七大科技公司，僅次于一些美國最大的“FAANG”股票。一些最重要的技術領域正由中國人主導。例如，目前全球最大的民用超級計算機有 40% 在中國，中國在 5G 競賽中處於領先地位，在人工智能/大數據競賽的某些方面和量子計算/加密/通信競賽的某些方面處於領先地位。在其他技術領域也有類似的領先優勢，比如在金融科技，中國的電子商務交易和移動支付的美元交易量是全球最高的，遠遠超過美國。當然，有些技術是我，甚至是我們最知情的情報部門，都不知道秘密開發。

中國可能會比美國更快地提高其技術和決策質量。大數據+大人工智能+大計算=卓越決策。中國人每人收集的數據遠遠超過美國（他們的人數是美國的四倍多），他們正在大力投資人工智能和大型計算，以充分利用這些數據。投入這些和其他技術領域的資源數量遠遠超過美國。至於提供資金，風險資本家和政府都在向中國開發商提供幾乎無限量的資金。至於提供人才，中國大學畢業並從事科技職業的科學、技術、工程和數學專業的學生人數大約是美國的 8 倍。雖然美國在整體技術上處於領先地位（儘管在某些領域落後），當然也有一些大型創新中心，尤其是在頂尖大學和大型科技公司，因此美國並沒有退出遊戲，它的相對地位正在下降，因為中國的技術創新能力正在以更快的速度提高。請記住，中國是一個 36 年前領導人對我給他們的掌上電腦驚嘆不已的國家，想象一下 36 年後他們可能會在哪裏，這不遠。

為了應對技術威脅，美國的應對措施是阻止中國企業（如華為（Huawei）、TikTok

和微信 (WeChat))，試圖破壞它們在國際上的使用，並可能通過制裁來損害它們的生存能力，阻止它們獲得生產所需的物品。美國這麼做是否是因為 a) 中國利用這些公司在美國和其他地方進行間諜活動，b) 因為美國擔心這些公司和其他中國科技公司的競爭更加激烈，作為對中國不允許美國科技公司自由進入中國市場的報復？儘管這一點值得商榷，但毫無疑問，這些企業和其他中國企業正以更快的速度變得更具競爭力。為了應對這一競爭威脅，美國正採取行動遏制或殺死有威脅的科技公司。有趣的是，雖然美國正在切斷知識產權的使用權，但不久前它本來有更大的權力這麼做，因為美國的知識產權相對於其他國家要多得多。中國已經開始對美國採取同樣的措施，這將越來越使美國受到傷害，因為中國的知識產權在許多方面正在變得更好。他們在短時間內從驚嘆于廉價的計算器中走了很長一段路。

關於技術的竊取，人們普遍認為這是一個巨大的威脅（在 2019 年 CNBC 全球首席財務官理事會 (CNBC Global CFO Council) 的一項調查中，北美五分之一的公司聲稱其知識產權被中國公司竊取。如果一家公司在一個國家（如美國的華為）違反了法律，人們會希望看到該罪行被合法起訴，這樣就可以看到證據顯示技術中嵌入了間諜設備。但我們沒有看到這個。對競爭力增長的擔憂是中國科技企業遭受攻擊的一大或更大的誘因，但人們不能指望決策者會這麼說。美國領導人不能承認美國技術的競爭力正在下滑，也不能反對允許美國人民自由競爭，因為多年來，美國人民一直被教導相信，競爭既是公平的，也是產生最佳結果的最佳過程。盜竊知識產權作為一種現實問題，有史以來就一直存在，一直難以防範。正如我們在前面幾章中看到的，英國人對荷蘭人這樣做，美國人對英國人也這樣做，都是為了讓自己更有競爭力。“偷竊”意味著違法。當戰爭發生在國與國之間時，沒有法律、法官或陪審團來解決爭端，而做出決定的真正原因並不總是由決策者披露。我並不想暗示美國侵略行動背後的原因不是好的，我不知道它們是否是好的。我只是說，他們可能不完全如自己所說。長期以來，保護主義政策一直存在，以保護公司免受外國競爭的影響。華為的技術肯定是有威脅的，因為它比美國的技術好。看看阿里巴巴 (Alibaba) 和騰訊 (Tencent)，並將它們與美國同類公司進行比較。美國人可能會問，為什麼這些公司不在美國競爭。正是出于同樣的原因，亞馬遜和其他一些美國科技公司沒有在中國自由競爭。無論如何，科技脫鉤正在進行，這是中美更大程度脫鉤的一部分，這將對五年後的世界格局產生巨大影響。它沒有完全解釋針對美國對中國科技企業採取的行動。

科技戰爭的惡化會是什麼樣子？

儘管如此，美國仍然在技術上領先（儘管它正在迅速縮小）。因此，到目前為止，中國對美國和非美國來源的進口技術有很大的依賴性，而美國可以影響這些技術。這給中國帶來了巨大的脆弱性，也為美國創造了一個偉大的武器。它最明顯地存

在于先進的半導體中，儘管它也存在于其他技術中。全球領先芯片製造商臺灣半導體製造公司（Taiwan Semiconductor Manufacturing Company）為中國和世界提供所需芯片，并可能受到美國的影響，這是值得關注的眾多動態之一。有許多這樣的中國技術進口對中國的利益至關重要，而對美國利益至關重要的美國從中國進口的技術則少得多。如果美國切斷中國獲取關鍵技術的渠道，這將標志著戰爭風險的重大提高。另一方面，如果事件繼續發生，中國將在 5-10 年內，在技術上比美國更加獨立，處于更強大的地位，屆時我們將看到這些技術更加脫鉤。

地緣政治戰爭

主權，尤其是涉及中國大陸、臺灣、香港和東海和南海的主權，可能是中國最大的問題。正如你所想像的，“100 年的屈辱”時期和外國“野蠻人”入侵期間，毛和中國領導人就迫使 A) 他們在自己的邊界上擁有完全的主權，B) 收回被奪走的中國（例如臺灣和香港）的部分，C) 面對國外勢力壓迫時絕不軟弱。中國對主權的渴望和維持其獨特的做事方式（即它的文化）是為什麼中國拒絕美國要求他們改變中國的內部政策（例如，更民主，對待西藏和維吾爾人，來決策中國與香港和臺灣的交易等等）。私下裏，一些中國人指出，他們並沒有規定美國應該如何對待自己境內的人民。他們還認為，美國和歐洲國家在文化上傾向于皈依宗教，即將自己的價值觀、猶太教-基督教信仰、道德和運作方式強加于其他國家，這種傾向從十字軍東征之前的幾千年中就已經形成。對他們來說，主權風險和皈依風險構成了一個危險的組合，可能威脅到中國通過遵循它認為最好的方法來實現它所能做到的一切的能力。中國人相信，他們擁有這樣的主權和處理他們認為最好由他們的等級治理結構決定的事情的能力是不可妥協的。在主權問題上，他們還指出，他們有理由相信美國會推翻他們的政府，也就是中國共產黨。這也是不可容忍的。如果想防止一場熱戰，各國在與中國打交道時必須小心謹慎。對于不涉及主權的問題，我相信中國人希望通過戰鬥以非暴力的方式影響他們，而避免發生激烈的戰爭。

臺灣問題可能是最危險、最重要、最難以想像和平解決的主權問題。許多中國人認為，美國永遠不會兌現其默示的承諾，即除非被迫，否則允許臺灣和中國統一。他們指出，當美國出售臺灣的 F-16 戰機和其他武器系統時，美國看起來并不是在促進中國和平統一的既定目標。因此，他們認為，確保中國安全和團結的唯一途徑是擁有反對美國的力量，希望美國在面對一個更強大的中國大國時，能够理智地默認。我的理解是，中國現在地區的軍事力量更强了。此外，中國的軍事實力可能會以更快的速度增強。所以，正如我前面提到的，如果我們看到一場主權之爭，特別是如果我們看到“第四次台海危機”，美國會為保衛臺灣而戰嗎？不確定。

如果美國不參戰，對中國來說將是一場偉大的地緣政治勝利，也是美國的一大耻辱。這將標志著美國帝國在太平洋及其他地區的衰落，就像英國失去蘇伊士運河標志著大英帝國及其以後的終結一樣。其影響將遠遠超出這一損失。例如，在英國，它標志著英鎊作為儲備貨幣的終結。美國越是表現出保衛臺灣的姿態，戰敗或退却的耻辱就越大。這是令人擔憂的，因為美國一直在大張旗鼓地捍衛臺灣，而命運似乎正使這一點更接近現實。如果美國真的打仗，我相信一場美國耗費生命，與中國在臺灣問題上的戰爭會在美國非常不受歡迎。而美國很可能會輸掉這場戰爭，所以最大的問題是這是否會導致更廣泛的戰爭。這會嚇壞所有人。希望對大規模戰爭的恐懼和它將產生的破壞，就像對蘇聯的相互保證的毀滅的恐懼一樣，能夠阻止它。

同時，從我的討論中，我認為中國有一個強烈的願望，即不與美國發生熱戰，也不想强行控制其他國家（這不同于希望盡其所能并影響其區域內的國家）。我知道，中國領導層知道熱戰有多可怕，也擔心無意間陷入一場戰爭的泥潭。如果這種關係有可能的話，他們會更願意建立一種合作關係。而且，我懷疑，他們會樂意將世界劃分為不同的勢力範圍。不過，他們也有自己的“紅綫”（即，如果越過紅綫就會導致一場熱戰），他們預計未來會有更具挑戰性的時期。例如，正如習主席在 2019 年新年講話中所說，“放眼全球，我們正面臨一個百年未有的重大變革時期。無論這些變化帶來什麼樣的變化，中國都將堅定不移地維護國家主權和安全。

關於在世界範圍內的影響力，對美國和中國來說，都有一些領域是各自認為最重要的，主要是基於鄰近性（他們最關心的是離他們最近的國家和地區）和/或獲得必需品（例如，他們最關心的是不被切斷必要的礦物和技術），以及其次是他們的出口市場。對中國人來說最重要的地區首先是他們認為是中國一部分的地區，其次是在他們的邊界上（例如，在中國海）和那些在關鍵供應通道上的地區（如“一帶一路”國家）或是關鍵進口品的供應國，第三是其他對聯盟具有經濟或戰略重要性的國家，以此按照重要性排序。

過去幾年，中國在這些具有重要戰略意義的國家，特別是“一帶一路”國家、資源豐富的發展中國家和一些發達國家的活動，這些國家在影響地緣政治關係方面發揮著更大的作用。這些活動是經濟性的，通過增加對目標國家的投資（如貸款、購買資產、修建道路和體育場館等基礎設施，以及向國家領導人提供軍事和其他支持）來實現，而美國却在逐步減少對這些國家的援助。這種經濟全球化的範圍如此之廣，以至于大多數國家不得不認真考慮其允許中國人在其境內購買資產的政策。

一般來說，中國人似乎希望與大多數非敵對國家建立類似朝貢的關係，儘管它們

離中國越近，中國希望對它們施加的影響就越大。針對這些不斷變化的情況，大多數國家在不同程度上都在努力解決與美國或中國結盟是否更好的問題。最接近的國家需要對這個問題給予最多的考慮。在與世界各地領導人的討論中，我多次聽到有人說，經濟和軍事是兩個壓倒一切的考慮因素。他們幾乎都說，如果他們要根據經濟來選擇，他們會選擇中國，因為中國在經濟上（在貿易和資本流動方面）對他們更重要，而如果他們選擇的是軍事支持，美國有優勢，但最大的問題是，當他們需要保護時，美國是否會在軍事上保護他們。大多數人懷疑美國會為之而戰。亞太地區的一些人質疑，就算美國願意，美國是否有能力獲勝。

中國為這些國家提供的經濟意義重大，其運作方式與二戰後美國為關鍵國家提供經濟利益的方式大體相似，以幫助建立理想的關係。相對於中國的影響力，美國的影響力正在迅速衰退。就在幾年前，美國還沒有強大的對手，所以美國很容易簡單地表達自己的願望，發現大多數國家都會遵守；唯一的競爭對手是蘇聯（其實並不算什麼競爭對手）、它的盟友以及一些不具經濟實力的發展中國家競爭對手。在過去的幾年裏，中國對其他國家的影響力在擴大，而美國的影響力却在下降。在多邊組織中也是如此，例如聯合國、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世界貿易組織、世界衛生組織、國際法院，其中大多數是在美國建立世界秩序之初設立的。由於美國一直在撤出這些組織，這些組織正在削弱，而中國正在其中發揮更大的作用。

在接下來的 5-10 年裏，除此之外，或許最值得關注的是中俄關係。自 1945 年新的世界秩序開始以來，中國、俄羅斯和美國，三個國家中有兩個聯合起來，以壓制或壓制第三個國家。俄羅斯和中國各自都有很多對方需要的東西（例如，俄羅斯為中國提供的自然資源和軍事裝備，中國為俄羅斯提供資金）。另外，由於俄羅斯軍事力量強大，它將是一個很好的軍事盟友。我們可以通過觀察這些國家是否在這些問題上（例如，是否允許華為進入）與美國或中國達成一致，開始看到這種情況的發生。在其他領域，我們將看到哪些國家與這些主要大國結盟。除了金錢和軍事力量之外，中國和美國如何與其他國家互動（即他們如何使用其軟實力）將影響這些聯盟的建立方式，即風格和價值觀至關重要。例如，在過去幾年裏，我聽到世界各地的領導人形容兩國領導人是“野蠻的”，這使人們越來越擔心，如果他們不按照這兩個國家領導人的意願行事，他們會受到懲罰，而且他們不喜歡這樣做，以至於被推到對方的懷抱。重要的是看看這些聯盟會是什麼樣子，因為縱觀歷史最強大的國家通常會被實力較弱的國家的聯盟所擊敗，而這些國家的聯合體又是共同強大的。

除了國際政治風險和機遇外，兩國國內當然也存在很大的政治風險和機遇。這是因為有 不同的派系在爭奪對兩國政府的控制權，領導人的變化不可避免地會產生政策上的變化，而這些變化是很難或不可能預料到的。無論是誰，都不可能

預料到這些正在發生的變化，因為我們幾乎不可能以這種方式來討論這些變化。因為所有的領導者（包括我們所有人 在內的這些進化周期中的所有其他參與者）在這些周期的不同部分上下一致，他們（和 我們）都有一系列可能遇到的情況。由於歷史上的其他人在過去的周期中都有相同的經歷，通過研究這些人在類似的階段遇到了什麼以及他們是如何處理他們的遭遇的，通過 使用一些邏輯，我們可以不完全地想像出可能性的範圍。

資本戰爭

兩個主要的資本戰爭風險是被資本拒之門外（中國面臨的風險比美國更大）和喪失儲備貨幣地位（美國面臨的風險比中國更大）。

在第五章中，我回顧了經典的資本戰爭舉措。它們都是美中衝突的可能性。這些行動的現代術語是“制裁”，目的是切斷敵人與敵人所需資本的聯繫，因為沒有錢就沒有權力。制裁有很多種形式，包括金融、經濟、外交和軍事制裁。在每個類別下都有許多版本和應用程序。截至 2019 年，美國針對個人、公司和政府的制裁措施約有 8000 項。我不會深入研究各種版本和目標，因為這太離題了。關鍵需要知道的是，美國擁有迄今為止最大的制裁武器庫。最重要的是，美國對全球金融體系的影響力最大，擁有全球領先的儲備貨幣。通過切斷全球金融機構與這些金融實體的交易，切斷了它們與這些金融實體的信貸往來。這些制裁絕非十全十美或包羅萬象，但總的來說異常有效。

因為金融市場制裁非常有效，它們自然會導致那些最有可能受到制裁的國家採取措施，要麼繞過制裁（例如，發展一種替代支付系統），要麼削弱美國實施制裁的權力。例如，俄羅斯和中國都面臨這些制裁，而且面臨更多制裁的風險更大，它們現在都在發展和合作，以發展一種替代性的支付系統。中國央行很快將成為第一個提出數字貨幣的主要央行，這將使數字貨幣的使用更具吸引力。以美元為代價，讓人民幣成為一種被廣泛接受的儲備貨幣，無論取得什麼進展，都需要時間，而且應該被視為未來五年兩國關係大脫鉤階段的一部分。

美國最大的力量來自於能夠印刷世界貨幣（即，擁有世界領先的儲備貨幣）以及隨之而來的所有運營權力（例如，對清算系統的影響）。美國正面臨失去一部分這種力量的風險，而中國則處於獲得部分權力的地位。這是因為，購買和持有美元債務的意願正在降低，因為 a) 根據一些良好的長期措施，外國人投資組合中（最重要的是在政府控制的投資組合中，如央行儲備和主權財富基金）以美元計價的債務數額過大；b) 美國政府和美國中央銀行正以驚人的速度增加以美元計價的債務和貨幣的數量，這是非常可怕的，如果美聯儲不將其大量貨幣化，那麼這些數額將很難找到足夠的需求；c) 持有這種債務的財政激勵措施沒有

吸引力，因為美國政府支付的名義收益率微不足道，實際收益率為負；d) 在潛在的戰爭期間，將債務作為交換媒介或作為財富的儲藏庫，不如和平時期那麼可取。此外，中國持有的約 1 萬億美元債務（順便說一句，這只相當於約 27 萬億美元未償債務的 4%）是相關風險。此外，由於其他國家意識到，針對中國採取的行動可能實際上會對它們採取行動，因此針對中國持有美元資產採取的任何行動都可能增加其他持有美元資產的人持有美元債務資產的風險，從而降低對美元資產的需求。此外，美元作為儲備貨幣的作用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它能否在大多數國家之間自由兌換，並對大多數國家起到良好的作用，因此，在某種程度上，美國為了追求自身利益而對其流動實行管制和/或以違背世界利益的方式實施貨幣政策，這使得美元作為世界主要儲備貨幣的吸引力下降。正如你所見，這些美元貶值的影響正在累積。同時，美元處於獨特的強勢地位，因為它被廣泛使用，這使得它更有價值，更不容易被取代。

美國正在測試一個限度：a) 以美元計價的巨額貨幣和債務的產生；b) 實際回報率下降並為負值；c) 美元被用作武器（例如，可以通過資本管制限制使用）；d) 法定貨幣體系。我們不知道極限是多少，也不能說它已經到了。但到那個時候，要解決就太晚了。從我對過去存在這些情況的歷史極端案例的研究，以及我們對當前和未來美國貨幣和債務供求的分析，我們可以看到，美國政府，美聯儲，債券的購買者正在測試在不破壞儲備貨幣的情況下，可以從儲備貨幣中擠出多少資金和信貸的限度。從與全世界在這一領域最有見識的人交談，包括那些現在正在執行以及過去執行過世界貨幣和經濟政策的人，沒有人不同意我們正處於前所未有的風險領域，並在考驗可能的極限。無論是從與本案有關的歷史案例，還是從目前美元計價貨幣和債務的供求狀況判斷。這並不意味著所有 人都不相信美元在未來會大幅貶值。美元和美元債務的走勢與利率走勢相似（且相關）。

如果幾年前你問大家，我們的名義和實際長期利率為負，而資本市場上的債務和借款規模如此之大，以至於政府沒有實施資本管制來迫使這種情況發生，那麼所有這些知識淵博的人都會說“難以置信”。這是因為這種情況以前從未發生過，而且很難做到弄清楚為什麼那些債券的持有者和買家會接受這筆交易，而不是把他們的財富轉移到其他東西上。我們應該看看過去的極端情況，當時最大的預算赤字和債務貨幣化規模如此之大，而利率卻保持在較低水平（這是戰爭年代，需要政府資本管制，利率目標明確），並觀察最通貨緊縮和最蕭條的經濟時代，人們永遠不會看到這些事情發生，所以“難以置信”是一個明智的評估。然而，事情現在就是這樣發生的。

現在，通過觀察誰，買了什麼，我們可以理解為什麼。然而，這個教訓和人們在市場上經常得到的教訓是一樣的，那就是不可能的事情發生的頻率比人們預期的要多。因此，儘管大多數人，最重要的是世界上最偉大的專家，都同意我們正

在測試極限，但包括我在內的任何人都應該肯定地說，美元作為儲備貨幣的地位將在短期內大幅貶值。然而，我們可以認識到它來的時候會是什麼樣子，並且知道，如果它來了，它可能無法被阻止。當這些債券的持有者把他們的資產放在其他地方時，他們將出售以美元計價的債券，聰明的債務人將大量借入美元債務，他們將利用這些廉價的資金獲得更高的回報，而這些舉措將要求美聯儲在 a) 允許利率不可接受的上升之間做出選擇（因為這一增長將嚴重損害市場和經濟）以及 b) 印鈔購買大量債務，這將進一步降低美元和美元債務的實際價值。正如第 2 章和第 3 章所述，它看起來像是一種典型的貨幣防禦。當面臨這種選擇時，中央銀行幾乎總是選擇印鈔，購買債務，並使貨幣貶值，這變得自我強化，因為持有貨幣所獲得的利率不足以補償貨幣貶值的價值。在貨幣和實際利率達到建立新的國際收支平衡水平之前，這是一種很花哨的說法，直到有足夠多的商品、服務和金融資產被強行出售，並有足夠多的美國人減少購買，以便他們可以更少的償還債務。

關於美元，人們最常被問到的問題是，“如果沒有好的替代貨幣來替代它，美國怎麼可能失去它的儲備貨幣地位呢？”所以讓我們更仔細地研究這個問題。儲備貨幣資產及其當前占外匯儲備總額的比例如下：

Share of Central Bank Reserves by Currency

USD	51%
EUR	20%
Gold	12%
JPY	6%
GBP	5%
CNY	2%

這六種貨幣之所以被用于這些數額，既有歷史原因，也有影響其相對吸引力的基本面因素。正如本研究前面的圖表所解釋和顯示的，儲備貨幣的使用和語言的使用一樣，由於貨幣的使用不容易改變，所以使用儲備貨幣的基本原因要滯後很多年。目前使用最多的四種儲備貨幣——美元、歐元、日元和英鎊，屬 1945 年後的舊主導帝國，儘管它們的基本面吸引力有限。他們來自 G5 國家，和 G5 一樣不合時宜。

至於這些貨幣的基本面情況：

≥ 美元問題已經討論過了，所以我無需重複。

- 歐元是一種結構性弱=弱勢的貨幣，由那些被一個在大多數問題上高度分散、經濟和軍事上都很弱的貨幣聯盟緊密團結在一起的國家製造的。
- 日元是一種在國際上沒有被非日本人廣泛使用的貨幣，它面臨著許多與美元相同的問題，包括債務過多且增長迅速，貨幣化使其支付的利率沒有吸引力。而日本只是一個中等強國，在任何重要方面都不是一個主導大國。
- 英鎊是一種不合時宜的貨幣，它的基本面相對較弱，在我們衡量一個國家的經濟/地緣政治力量的大多數指標中，該國相對較弱。
- 黃金之所以被持有，是因為它的運作時間最長，就像英鎊一樣，因為它是從過去的時間發展而來，也就是說，在黃金處於世界貨幣體系的基礎之前的 1971。它之所以有吸引力，是因為它沒有之前所說的法定貨幣被大量印刷的弱點。同時，由於黃金市場規模有限，規模也有限。
- 人民幣是唯一被選為儲備貨幣的貨幣，因為它的基本面，中國在世界貿易中所占的份額最大，經濟大體上是最大的，它設法使其貨幣相對於其他貨幣和商品及服務價格相對穩定，其儲備和其他優勢也很大。而且，它沒有 0% 的利率，負的實際利率，以及債務問題的印刷和貨幣化，儘管它有大量的國內債務需要重組。它的缺點是沒有得到廣泛應用，它不允許資本自由流動和匯率自由浮動，其資本市場和金融中心必須得到更好的發展，其清算系統還不發達，尚未建立起世界投資者的信任。

歷史已經表明，當貨幣不受歡迎時，它們就會被拋售并貶值，資本會尋找其他投資（如黃金、白銀、股票、房地產等）進行投資，因此不需要有一個有吸引力的替代外匯市場，以使一種貨幣貶值。換言之，美國可能會看到其儲備貨幣地位下降，但沒有其他儲備貨幣可供選擇。

如果美國不打亂中國的貨幣和資本市場，它們將很可能迅速發展，并與美國貨幣和信貸市場展開日益激烈的競爭。就算你不曾馬上看到這些，但你會看到它在未來 5-10 年以驚人的速度發展。荷蘭、英國和美國的案例表明，發展與事物的自然弧線是一致的。此外，如果中國繼續實行穩健的政策，并良好地發展市場，那麼，實現這一目標的基本條件已經具備。中國資本市場、人民幣和人民幣計價債券的重要性有很大的增長潛力，因為相對於其基本面而言，這些債券的投資嚴重不足。例如：

- 中國和美國是最大的貿易國，都占全球貿易（包括出口和進口）的 13% 左右，但人民幣僅占世界貿易融資的 2% 左右，美元占 50% 以上。增加人民

幣在貿易融資中的份額是相當容易的。

- 雖然中國占全球 GDP 的 19%左右（增長速度比美國快），占全球股市市值的 15%左右，但中國目前在摩根士丹利資本國際（MSCI）股票指數中的權重僅為 5%，其資產在投資組合中僅占外國資產的約 2%。相比之下，雖然美國總體上占世界 GDP 的 20%左右，而且增長速度較慢，但它現在在摩根士丹利資本國際（MSCI）股票指數中占據了超過 50%的權重，并擁有約 48%的非美國資金。我的觀點是，中國市場投資不足，因為投資滯後于發展，特別是對外國投資者來說。

正如之前在荷蘭、英國和美國帝國的發展中所解釋和顯示的那樣，世界領先的資本市場和阿姆斯特丹、倫敦和紐約等世界資本市場中心的發展是每個帝國發展成為領先帝國的重要一步，傳統上落後于該國基本上，中國資本市場和上海作為金融中心的方式（香港和深圳在較小程度上）已經滯後于中國的發展。

中國貨幣和資本市場的發展對美國不利，對中國有利。因此，美國的政策制定者似乎又一次被迫做出選擇：a）試圖通過更具侵略性的戰爭（在本例中是通過更具侵略性的資本戰爭）來破壞這條進化道路；b）接受進化可能會導致中國變得相對更強大、更自給自足，更不容易受到美國以犧牲美國在這一領域的領導地位為代價的擠壓，尤其是在未來 5-10 年。我們看到一些早期迹象表明，美國正在採取行動，限制美國人在中國市場的投資，并可能將中國公司從美國證券交易所除名。這是一把雙刃劍，因為它們在對中國市場和上市公司造成輕微傷害的同時，也削弱了美國投資者和美國證券交易所的競爭能力，這將支持中國和其他國家的發展。例如，螞蟻集團選擇在香港和上海交易所上市，投資者就可以選擇投資那些中國交易所，或者錯過那些在那裏上市而不是在其他交易所上市的投資。

軍事戰爭

我不是一個軍事專家，但是我可以和軍事專家交談，并且我會研究這個問題，所以我會把我得到的東西傳給大家。

不可能想像下一場大戰爭會是什麼樣子，儘管它可能比大多數人想像的要糟糕得多。在過去的戰爭中，最強大的武器和其威力在過去的戰爭中都得到了極大的發展。現在戰爭的種類比人們想像的要多，而且在每一種戰爭中，武器系統的數量比任何人都要多。當然，核戰爭是一個可怕的前景，我也聽說過生物、網絡、化學、太空和其他類型戰爭的可怕前景。其中許多都沒有經過測試，因此它們將如何運作存在很大的不確定性。

根據我們所知，標題是 a) 美國和中國在東海和南海的地緣政治戰爭正在軍事上升級，因為雙方都在考驗對方的極限；b) 中國現在在東海和南海的軍事實力比美國強，所以美國可能會在這一地區輸掉一場戰爭，雖然 c) 美國在世界各地和整體上更強大，可能會“贏得”一場更大的戰爭，但 d) 更大的戰爭太複雜了，無法想像，因為有大量未知因素，包括一些其他國家將如何在這場戰爭中表現，以及秘密存在哪些技術。大多數知情人士唯一同意的是，這樣的戰爭將是難以想像的可怕。

同樣值得注意的是，a) 中國軍事實力的提高速度，與其他國家一樣，是非常快的，尤其是在過去 10 年裏；b) 未來的發展速度預計會更快，特別是如果中國的經濟和技術進步繼續超過美國的話。有人認為中國可以在 5-10 年內取得廣泛的軍事優勢。

至于潛在的軍事衝突地點，臺灣、東海和南海以及朝鮮是最大的熱點地區，印度和越南則是第二大熱點（原因我將不贅述）。

就美中之間的一場大的熱戰而言，它將包括前面提到的所有類型的戰爭，再加上最大限度地追求的戰爭，因為在生存的鬥爭中，每一種戰爭都會像歷史上其他國家那樣，向對方傾盡所有，所以這將是第三次世界大戰，第三次世界大戰可能比第二次世界大戰更為致命，第二次世界大戰已經比第一次世界大戰要致命得多，因為技術的進步使我們可以互相傷害。

在考慮戰爭時機時，我牢記這樣一個原則：當國家內部出現嚴重混亂時，敵對國家正是積極利用其脆弱性的時機。例如，日本在 20 世紀 30 年代採取行動控制歐洲在東南亞的殖民地，當時歐洲國家面臨著經濟蕭條和衝突的挑戰。歷史也告訴我們，當出現領導層交接和（或）領導能力薄弱的情況下，在發生重大內部衝突的同時，敵人採取進攻行動的風險應被視為上升。例如，在即將到來的美國總統大選中，這些條件可能存在。然而，由於時間是站在中國這邊的（由於先前圖表中顯示的改善和減弱的趨勢），如果真的要打一場戰爭，中國人的利益是在晚些時候（例如，從現在起 5-10 年後，戰爭可能會更加自給自足和強大），也符合美國的利益。

我現在要加上另外兩種類型的戰爭：1) 文化戰爭，這將推動雙方如何應對這些情況，包括他們寧願為之犧牲也不願放棄的東西；2) 與我們自己的戰爭，這將決定我們的效力，這將導致我們在之前探索的關鍵方式上變得強弱。



人與人之間如何相處是決定他們將如何處理共同面臨的環境的最重要的因素，而他們所擁有的文化將是決定他們如何相處的最大因素。美國人和中國人最看重的是什麼，以及他們認為人們應該如何相處，這決定了他們將如何處理我們剛剛探討過的衝突。因為美國人和中國人有著不同的價值觀和文化準則，他們也將為之奮鬥和獻身，如果我們要和平地解決我們的分歧，重要的是雙方都明白這些是什麼以及如何妥善處理這些分歧。

如前所述，中國文化迫使其領導人和社會自上而下做出大多數決定，要求高標準的文明，把集體利益置于個人利益之上，要求每個人都知道的角色和如何發揮好自己的作用，并孝敬等級制度中的上級。他們還尋求“無產階級統治”，通俗地說，這意味著生產力創造的機會和成果的利益得到廣泛的分配。相反，美國文化迫使其領導人自下而上管理國家，要求高度的個人自由，偏愛個人主義而不是集體主義，崇尚革命의思想和行為，不尊重人們的地位，也不尊重他們的思想品質。這些核心文化價值觀決定了他們選擇的經濟和政治制度類型。

需要說明的是，這些差異大部分在日常生活中并不明顯；相對於美國人和中國人擁有的共同信仰（數量眾多），它們一般并不重要，而且它們不是所有中國人或所有美國人都持有的，這就是為什麼許多美國人在中國生活很舒適，反之亦然。而且，它們并不普遍。例如，新加坡、臺灣和香港等其他領域的中國人都有更像西方民主制度的治理體系。然而，這些文化差異潛移默化地影響著大多數事情，在大衝突時期，它們是決定性的差異，決定著雙方是戰鬥還是和平解決爭端。中國人和美國人之間的主要挑戰來自於他們中的一些人不能理解和理解對方的價值觀和做事方式，不允許對方做他們認為最好的事情。雖然兩國的開放增加了兩國之間的互動，兩國日益共享的做法（例如，產生相似願望、產品和結果的類似經濟自由）使兩國的環境和人民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相似，但方法上的差異仍然很明顯。它們經常反映在每個國家的政府和人民之間如何相互作用，以及美國人和中國人如何互動，特別是在領導人到決策者的層面。這些文化差異中有些是很小的，有些則是如此之大，以至於許多人都會為之而戰——例如，大多數美國人認為“要麼給我自由，要麼讓我死”，而個人自由對中國人來說遠沒有集體穩定那麼重要。

這些差異反映在日常生活的差異中。例如，中國政府更像家長，規定孩子玩什麼類型的電子遊戲以及他們一天可以玩多少小時，而在美國，他們不受政府監管，因為這被認為是管理者個人的決定。人們可以爭論這兩種方法的優點。中國的等級文化使中國人很自然地接受政府的指示，而美國的非等級文化使美國人可以接受是否這樣做與他們的政府鬥爭。同樣，不同的文化傾向也會影響美國人和中國人對被告知必須戴口罩以應對 COVID-19 的反應，這會導致進一步後果，因為中國人聽從指令，而美國人不知道病例數量、死亡人數、經濟影響等。這些文化決

定了差异在處理事情的方式上，會影響到中國人和美國人對許多事情的不同反應，例如信息隱私、言論自由、媒體自由等等，這些因素加起來，導致了兩國的運作方式各不相同。

雖然這些不同的文化處理方式各有利弊，我不打算在這裏探討，但我確實想讓大家明白，美國人和中國人文化差异深深地根植于其中，所以人們不能指望中國人不是中國人，美國人不是美國人。換言之，人們不能指望中國人放棄他們深信的相處的正確和錯誤的方式。考慮到中國令人印象深刻的歷史記錄以及其背後的文化是多麼的深刻，中國人放棄自己的價值觀和制度的機會不會比美國人放棄他們的價值觀和制度的可能性更多。試圖迫使中國人和他們的制度更加美國化，對他們來說意味著他們最基本的信仰的屈服，他們將為保護這些信仰而戰鬥到底。要實現和平共處，美國人必須明白，中國人相信他們的價值觀和實現這些價值觀的方法是最好的，正如美國人相信他們的美國價值觀和實現這些價值觀的方式是最好的一樣。

例如，人們應該接受這樣一個事實：在選擇領導人時，大多數中國人認為，讓有能力、有智慧的領導人做出選擇，比讓普通民衆在“一人一票”的基礎上做出選擇要好，因為他們認為普通民衆知識較少，能力較弱。大多數人認為，一般民衆會根據自己的心血來潮來選擇領導人，并根據那些尋求當選的人會給他們什麼來換取他們的支持，而不是什麼對他們最有利——例如，一般投票人群會選擇那些給他們更多錢的人，而不關心錢從哪裏來。同時，他們也相信，就像柏拉圖所相信的那樣，正如在幾千年裏從民主政體轉變為專制政體的一些國家（最近一次是在1930-45年間），民主政體在非常糟糕的時期很容易陷入功能失調的無政府狀態，而人們却在為應該做什麼而爭吵，而不是支持強者，有能力的領導者會告訴他們應該做什麼。他們還認為，他們選擇領導人的制度有助於更好地進行多代人的戰略決策，因為任何一位領導人的任期都只是沿著這條發展路線前進所需時間的一小部分。中國認為，對集體最好的事才是對國家最重要和最好的最好由高層來決定。他們的治理體系更像是大公司，尤其是多代公司的典型治理方式，因此中國人很奇怪為什麼美國人和其他西方人很難理解中國制度遵循這種做法的理由，也很奇怪為什麼西方人難以看到民主決策過程所遇到的挑戰。需要說明，我并不是要探討這些決策系統的相對優點；我只是想說明雙方都有爭論，幫助美國人和中國人從對方的角度看問題，最重要的是，要明白，選擇是在 a) 接受，容忍，甚至尊重對方做自己認為最好的事情的權利，b) 讓中國人和美國人為他們認為不可妥協的事情而戰鬥到底。

中美兩國的經濟和政治制度是不同的，這是因為兩國歷史的差异以及由此產生的文化差异。就經濟學而言，有兩種不同的觀點：1) 典型的左派（贊成生產資料、窮人、財富再分配等），中國人稱之為共產主義；2) 經典右派（主張生產資料私

有化)，無論誰在制度上取得成功，在中國和世界其他地方一樣存在著財富再分配的局限性。而且在所有社會，尤其是在中國，都存在著從一個社會到另一個社會的波動，因此說中國人在文化上是左是右是不正確的。在美國有限的歷史中，類似的偏好波動一直存在。我懷疑，如果美國有一個較長的歷史，我們會看到更廣泛的波動，正如我們在歐洲所看到的，通過其較長的歷史，所以我們應該考慮更廣泛的波動可能。由于這些原因，這些“左”與“右”的傾向似乎是圍繞進化趨勢的大周期波動，而不是正在演變的核心價值觀。事實上，我們看到兩國現在都在發生這種波動，所以說資本主義等“右翼”政策在中國的受歡迎程度接近于美國，反之亦然。在任何情況下，都沒有深刻的文化偏好和明顯的區別。相比之下，中國人自上而下/等級化與自下而上/非等級化的文化傾向深深地植根于他們的政治制度中，美國人自下而上/不分等級的文化傾向也深深地嵌入其中。至于哪種方法最有效，最終會勝出，我將把它留給其他人去討論，希望沒有偏見，不過我要指出的是，大多數知識淵博的歷史觀察家得出的結論是，這兩種制度都不總是好或者壞，哪種制度最有效取決于 a) 環境和 b) 人們如何使用這些系統，是相互關聯的。任何一個系統都不會持續運行良好，事實上所有系統都會崩潰，如果 a) 系統中的個人不尊重它超過他們個人想要的，b) 系統沒有足夠的靈活性來順應時代而不崩潰。

因此，現在，當我們想像美國人和中國人將如何應對共同的挑戰，以盡可能好的方式在這個共同的星球上發展，我試著想像他們強烈的文化傾向，最重要的是，他們寧願為之犧牲也不願放棄的不可調和的差異，將引導他們走向何方。

例如，大多數美國人和大多數西方人都會為 a) 擁有并表達自己的觀點（包括自己的政治觀點）的能力而戰鬥到底；b) 他們所屬的組織缺乏阻止這種權利的權利和能力。相比之下，中國人更看重 a) 對權威的尊重，這體現在相關當事人的權力上；b) 要求集體組織對集體中個人行為負責的責任。最近一次這樣的文化衝突的例子發生在 2019 年 10 月休斯敦火箭隊總經理達裏爾·莫雷在推特上發表了一張支持香港民主抗議運動的圖片。他很快撤下了自己的微博，并解釋說，他的觀點并不代表他的球隊或 NBA 的觀點。莫雷隨後受到美國方面（即新聞界、政界人士和人民）和中國方面的攻擊。美國方面認為他沒有站出來支持言論自由；中國方面要求整個聯盟承擔責任，并對其進行處罰，從中國國家電視臺撤下所有 NBA 比賽，從網上商店撤出 NBA 商品銷售，并要求聯盟解雇了莫雷，因為他表達了批評的政治觀點。這種文化衝突的產生是因為言論自由對美國人有多麼重要，以及美國人如何相信個人所屬的組織不應因個人的行為而受到懲罰。另一方面，中國人認為，這種有害的攻擊需要受到懲罰，個人所屬的團體應該對其中個人的行為負責。人們可以想像，在更大的情況下，由于人們之間應該如何相處的根深蒂固的信仰上的差異，會產生更大的衝突。例如，當處于上級地位時，中國人往往希望這一點明確，讓處于從屬地位的人知道自己處于從屬地位并服從，如果不

這樣做，就會受到懲罰。這就是中國領導人的文化傾向/風格。他們也可以是很好的朋友，在需要的時候會提供支持。例如，當康涅狄格州州長在第一波 COVID-19 疾病和死亡的大浪潮中急于獲得個人防護裝備，却無法從美國政府和其他美國來源獲得，我向我的中國朋友求助，他們提供了很多所需的資源。隨著中國走向世界，一些國家的領導人（以及他們的人民）對中國的慷慨行為和嚴厲的懲罰既心存感激，又有所拖延。其中一些文化差異可以通過談判使雙方都滿意，但其中一些最重要的差異將很難通過談判消除。

我認為最重要的是要認識到并接受中國人和美國人有不同的價值觀，他們會為自己做出不同的選擇。例如，美國人可能不喜歡中國人如何處理他們的人權問題，而中國人也可能不喜歡美國人如何處理他們的人權問題，所以問題是應該怎麼做。美國人應該和中國人戰鬥，把他們認為中國人應該做的事情強加給他們；反之亦然？還是應該同意不干涉對方的所作所為？在我看來，a) 強迫其他國家的人做他們強烈認為對他們不利的事情太困難、不恰當，而且可能是不可能的；b) 歸根結底，美國有能力把事情強加給中國人，而中國有能力把事情強加給美國，這是大國國力相對強弱的一個能力。

在思考我們可能達成一致的實際原則時，我想知道美國人、中國人和我我是否能在那些真實正確的原則上達成一致（拋開我們希望是正確的）。如果我們可以的話，這將有助於確定所希望的前進道路。

- 每個國家/人/組織都需要知道自已的位置，而國力/權力決定了自己的地位。如果有關於誰擁有什麼權力的問題，就會有一場衝突來解決這個問題。理想情況下，這種情況不會發生激烈的戰爭，但如果不清楚而且很重要，一般不會和平解決。隨著時間的推移，大家會清楚地表明誰擁有什麼樣的權力，所以如果那些權力較小的人知道他們的權力較小，他們就應該進入從屬地位，這樣權力和地位的改變就不會發生戰鬥。如果他們不肯進入從屬地位，就會發生戰爭，使弱國慘敗。這就是權力交接如此痛苦的原因。
- 國際關係中唯一真正的規則是沒有規則。這是因為在國際上沒有相互商定的法律，沒有警察，沒有法院，沒有法官，也沒有其他的議定書來評判什麼是公平的，什麼是不公平的，懲罰那些不公平的，比個人權力更強大的人。最重要的是你是成王還是敗寇。例如，在美國獨立戰爭中，當英國人排成一排準備戰鬥，美國革命者從樹後向他們開槍，英國人認為這是不公平的，革命黨人贏了，認為英國人愚蠢，新興的美國人做了正確的事。事情就是這樣。所以，我們應該同意，我們的領導人和我們應該停止抱怨對方的不公平，而應該專注于在權力的遊戲桌上聰明地處理發生的事情？

- 勝利意味著得到最重要的東西，而不失去對我們最重要的東西，因此，花費更多生命和金錢的戰爭是愚蠢的。
- 在國際關係中，除了那些最有權勢的人施加在自己身上的規則外，沒有其他規則（例如，關於戰爭中道德的規則），但有不同的方法更有可能導致更好的結果。例如，有些方法更可能產生更多的雙贏結果，有些方法更可能產生更多的雙輸結果，而那些更有可能導致雙贏結果的方法更好。爲了獲得更多的雙贏結果，一個人需要在考慮到什麼對對方和對自己最重要的情況下進行良好的談判，並知道如何更好地進行交易。
- 陷入愚蠢的戰爭是非常容易的（即，比任何理智的人都認爲他們值得付出更多的生命和金錢的戰爭），因爲 a) 囚徒困境，b) 針鋒相對的升級過程，c) 衰落的權力倒退的代價，以及 d) 決策必須迅速時存在的誤解。關於囚徒困境，想像一下，你正在和一個可以與你合作或殺死你的人打交道，你可以與他們合作，也可以殺死他們，但你們兩個都不知道對方會怎麼做。你會怎麼做？即使你和你的對手最好的辦法就是合作，但合乎邏輯的做法是在被對方殺死之前先殺了對方。那是因爲自我保護是最重要的，你不知道他們是否會殺了你，儘管你知道在你殺他們之前殺了你符合他們的利益。通常情況下，他們沒有必要先去殺戮他們的對手。愚蠢戰爭發生的另一個重要原因是，有一個針鋒相對的升級過程，要求每一方升級或失去敵人在上一步的行動被認爲是示弱。爲了實現和平，雙方必須避免這些。與此相關的是，衰落的帝國傾向於與崛起的帝國作戰，這是因爲作戰/撤退的計算往往會導致一個人更傾向於戰鬥，而不是僅僅根據預期的結果來進行，因爲撤退就是失敗。例如，儘管美國爲保衛臺灣而戰似乎不合邏輯（例如，如果美國有 70% 的可能會失敗），但如果不爲盟友而戰並贏得勝利，不與中國攻擊臺灣的國家相比，美國的地位和權力將大大喪失。此外，這種失敗會使領導人在自己的人民面前顯得軟弱，這可能會使他們失去繼續掌權所需的政治支持。當然，當衝突迅速發生時，由於誤解而造成的誤判是危險的。所有這些動力產生了對戰爭加速的强大吸引力，儘管這種相互毀滅的戰爭比以更和平的方式合作和競爭要糟糕得多。
- 激怒人們的不真實和情緒化的訴求增加了愚蠢戰爭的危險，所以最好是 a) 讓領導人如實、深思熟慮地解釋形勢以及他們如何應對（這在一個民衆意見很重要的民主國家尤爲重要）或 b) 盡可能選擇最好的領導者並盲目信任他們。最糟糕的是 c) 讓領導人在與民衆打交道時不誠實、情緒化。當民衆被激怒並想打仗時，這就增加了戰爭的風險，超出了邏輯範圍。政治領袖們經常激怒民衆以獲得政治支持。因爲消極情緒需要時間來扭轉，它會增加戰爭的危險。這種情況現在在美國和中國都在發生，但更多的是

在美國發生。例如，在皮尤最近的一項調查（Pew survey）中，73%的美國人對中國持負面看法，73%的人認為美國應該促進中國的人權，50%的人認為美國應該“讓中國對其在 COVID-19 事件中扮演的角色負責”。儘管我沒有針對中國人民對美國看法的民意調查結果，單很多人告訴我，對美國的看法已經惡化了。讓民衆要求加速衝突的風險在不斷加劇。

- ≥ 打仗和贏得戰爭的最聰明的方法是在競爭中戰勝對手，以便有實力與他們談判。我們能否同意，a) 美國和中國正處於體制和能力的競爭中，b) 雙方都將不可避免地遵循他們認為對他們最有利的制度，c) 美國人在權力方面稍有領先，而且正在縮小，而且中國的人數衆多；d) 歷史已經表明，雖然人數的多少有很大關係，其他因素（例如，我在第 1 章中提到的 17 個因素）更為重要，因此即使是人口較少的帝國，如果他們管理得當，也會成為世界領先的強國？這一切都意味著，我們強大，歸根結底，最重要的是我們如何對待自己。

這使我想到了我們現在面臨的最後一場也是最重要的戰爭。

與我們自己的戰爭：敵人就是我們自己

我們最大的戰爭是與我們自己，因為我們最能控制自己的強弱。因為很清楚是什麼使國家強弱，而且這些優勢和弱點是可以衡量的，所以很容易看出每個國家的表現。這些因素在第一章中列出，并用 17 個指標進行衡量。我將在這裏簡要回顧一下。在最後一章“未來”中，我將展示大多數國家的這些指數，並探討這些指數的主要指標，以便我們對未來作出預測。

建立一個偉大帝國最重要的要素是：

……領導能力足夠強大，足以為成功提供必要的要素……

……良好的教育。我所說的強教育不僅僅指傳授知識和技能，還有教學……

……強烈的性格、禮貌和強烈的職業道德，這些都是家庭和學校教育的特點。這些導致文明程度的提高……

……低腐敗，高度尊重法治等規則……

……人們能夠很好地一起工作，團結在一個共同的觀點下，他們應該如何在一起也很重要。當人們有知識，有技能，有良好的品行，有禮貌地一起工作……

……一個很好的資源分配系統， …

……對於最好的全球思維開放， 是國家擁有最重要的成功要素…

……在全球市場上更具競爭力， 帶來的收入大于支出…

……強勁的收入增長…

……增加投資以改善基礎設施、教育系統和研發…

……迅速提高的生產率（每小時工作的產出更有價值）。提高生產力就是增加財富和生產能力。當他們達到更高的生產力水平時…

……新技術。這些新技術對商業和軍事都很有價值。當國家在這些方面變得更具競爭力時…

……在世界貿易中所占份額不斷上升…

……一支強大的軍隊來保護他們的貿易路線并影響那些對他們有重要意義的人。在成為經濟上的佼佼者時…

……強大、廣泛使用的貨幣、股票和信貸市場。當然， 那些在貿易和資本流動中占主導地位的國家， 其貨幣被更多地用作全球首選的交換媒介和財富的首選儲藏庫， 這導致他們的貨幣成為儲備貨幣， 并建立了…

……至少是全球領先的金融中心之一， 吸引和分配資本， 并在全球範圍內擴大貿易。

正是通過在這些方面的相互加強和堅定不移的改進， 各國才得以崛起并保持其實力。

同時， 這些優勢的獲得往往會播下周期性衰退的種子， 這是一個值得注意的現象， 表現為：

……競爭力下降…

……成功和富有會讓一個人被新興競爭對手模仿， …

……工作不那麼努力，從事更悠閑和生產性較差的活動， …

……新一代、戰鬥力較弱的一代人從那些必須變得更強大、更努力工作以獲得成功的人手中接過了繮繩。同時， 作為最富有和最強大的全球力量導致一個…

……有了儲備貨幣， 就可以…

……能借更多錢的“過高的特權”…

……欠外國人的債務越來越重， 這使他們的力量超出了國家的基本面， 為國內過度消費以及維持帝國所需的軍事和戰爭開支提供了資金。當最富有的人通過向最窮的人借款而負債時， 這是相對財富轉移的一個非常早期的迹象…

……債務和資本市場融資的經濟成功既導致了金融泡沫， 也導致了巨大的財富差距…

……當經濟壓力很大時， 貧富之間的矛盾會越來越大， 先是逐漸加劇， 然後越來越激烈， …

……政治極端主義的增加， 即左翼（那些尋求重新分配財富的人， 如社會主義者和共產黨人）和右翼（那些尋求將財富保持在富人手中的人， 如資本家）的民粹主義…

……富人擔心自己的錢會被拿走和/或受到敵視， 這會導致他們把錢和自己轉移到他們覺得更安全的地方、資產和/或貨幣， 如果允許這種情況繼續下去…

……相對於支出需求減少稅收…

……更大的赤字和不斷上升的稅率， 這反過來導致…

……在那些被徵稅、花錢和提供工作機會的人離開的地方， 這是一個典型的自我強化的空洞化過程…

……生活必需品開支減少， 使情況惡化， 這進一步加劇了貧富之間的緊張關係， 進一步提高了稅率和赤字， 導致更多的空洞化…

……由于債務規模巨大， 央行為了盡可能刺激債務增長而壓低利率， 央行失去了用硬通貨刺激債務和經濟增長的能力…

……當經濟衰退時，a) 更多的內部爭奪貨幣，b) 更多的中央銀行印鈔，最終使貨幣貶值…

……這個國家的外國帝國在軍事上的支持和防禦變得不經濟，因為維持它的成本已經超過了它帶來的收入這進一步削弱了這個國家在財政上的主導地位，削弱了它在國外的勢力…

……這些破壞性的條件破壞了國家的生產力，從而縮小了經濟蛋糕，並引發了關於如何更好地分配日益萎縮的資源的更多衝突，這導致了更多的內部衝突，越來越多地導致雙方的民粹主義領導人之間的爭鬥，他們想要控制局面以實現秩序。這是民主受到專制制度最大挑戰的時候…

……一個正在崛起的競爭性國家通常會獲得足夠的經濟、地緣政治和軍事力量，以便在其疲軟時期挑戰現有的主導力量。在國際上，新興國家 a) 更有效地競爭以贏得市場和領土影響；b) 填補撤退國家留下的空白…

……其他外部衝擊，如自然行爲（例如，瘟疫、乾旱或洪水）可能發生在脆弱性時期，一旦發生，就會增加自我強化的螺旋式下降的風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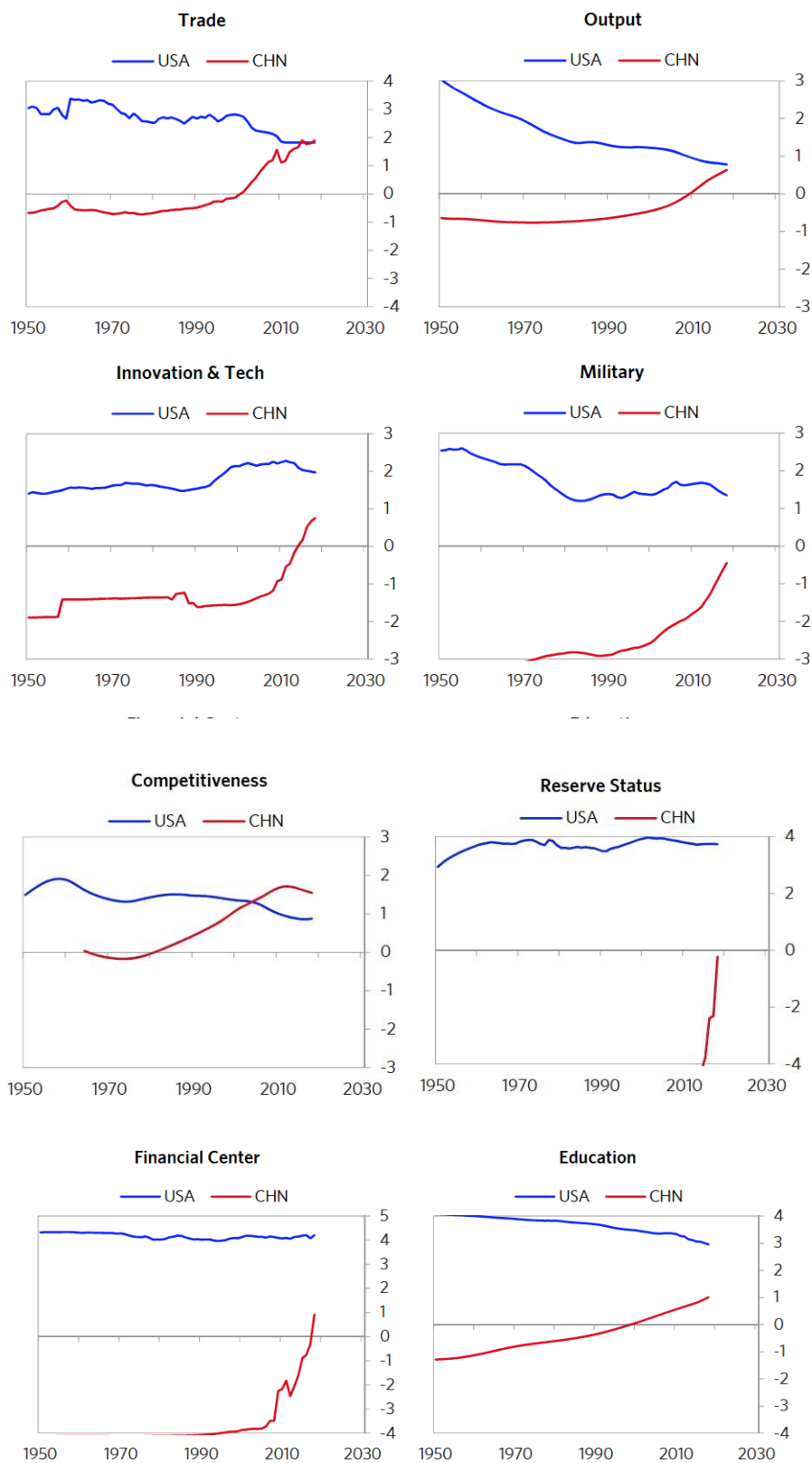
中美兩國的內部問題和挑戰遠比外部和互相之間的戰爭和挑戰更重要、更大。這包括國家領導層內部和各級政府之間的政治戰爭，不同派系（例如，富人和窮人、農村和城市、保守派和進步派、民族等）之間的戰爭，人口變化，氣候變化等等。幸運的是，這些力量中最重要的是在我們的控制範圍內，並且是可以測量的，這讓我們可以看到我們做得如何，如果我們做得不好，可以做出改變，使這些事情朝著正確的方向發展。總的來說，我們會得到我們應得的。正如丘吉爾對英國人民所說：“值得勝利（Deserve Victory）！”

在本書的下一章“內部秩序”中，我們將探討國家內部獲得和失去秩序的模式和過程；在本書的最後一章，我們將試圖展望未來。以下圖表顯示了我們對美國和中國八大最重要大國的指數。他們提供了很多信息。我會每年更新一次，這樣你就能看到事情的發展。

（全文結束，由李正整理）

免責聲明：本資料從公開信息渠道，由個人進行整理翻譯。本人不擁有其內容版權，內容版權歸作者所有。該資料僅供個人學習交流使用，不能作為個人及公司商業用途。在任何情況下，報告中的信息或所表述的意見並不構成對任何人的投資建議。在任何情況下，本人不對任何人因使用報告中的任何內容所引致的任何損失負任何責任。

Appendix: Charts Showing the Relative Powers



外匯•指數•貴金屬•能源

授權和監管：BVI 英屬維京群島| DMCC 迪拜

全球機構：

英國

3 Kings Meadow Osney Mead Ferry
Hinksey Road Oxford Oxfordshire
Ox2 0DP United Kingdom

+44 020 8133 8028

info@jrfx.com

新加坡

9 Raffles Place, Level 17, Republic
Plaza II, 048619, Singapore

+65 83727701

info@jrfx.com

